

# 金戈铁马挥师西北——重温感天动地的扶眉战役

新华社记者 孙波 陈晨



1月28日拍摄的陕西眉县扶眉战役纪念馆外景(无人机照片)。

辛丑春节，扶眉战役烈士陵园。赵存仁烈士的墓碑前，多了几束游客送上的鲜花。

许多人来到这里，是因为听说了流传几十年的“一封迟到家书”的故事。

“你我夫妻一别12载，书信全无。我能遇到这样好的政府，不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了。望你在部队安心打仗，胜利归来……”

但尚未收到妻子林霞这份饱含深情的牵挂，时任第一野战军1兵团2军4师11团政委的赵存仁，就牺牲在解放西北的战场上。

青山为证。烈士长眠的土地上，曾发生过一场影响深远的战役。

1949年7月10日至14日，以陕西关中扶风、眉县为中心，爆发了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上国共双方投入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我军歼敌最多的一场战役——扶眉战役。

此役铺平了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的道路，人民解放军金戈铁马自此挥师西进，所向披靡。

松柏常青，历史不容忘却。

今天的烈士陵园中，2160座卧碑一层层排开，向远方的台塬延展开去，肃穆、庄严。初次到此的人们，无不被眼前的场景深深震撼。

时光的指针回拨到1949年初夏。那时，2160个墓碑上的名字，还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西安解放后，胡宗南与盘踞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结成联盟，妄图趁解放军立足关中未稳之际联合反扑，夺回西安。

当时，一野在关中地区的兵力有10余万人，

国民党军有21万人，敌众我寡态势十分明显。

通过扶眉战役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任晓峰的介绍，能感受到当时的战事声势急：

5月26日起，划归一野建制的18、19兵团千里急行军，先后从山西风陵渡、禹门口渡过黄河入陕。

6月24日，18兵团全部抵达西安。

至7月3日，19兵团分别到达富平、三原、高陵、泾阳一线。

至此，一野在关中地区的总兵力达到33万余人，士气高昂。

西北敌我兵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为扶眉决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5月26日到6月27日，毛泽东先后多次致电彭德怀，与其商讨关中决战事宜，最终确定了‘钳老胡、先胡后马’的战术。”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原调研员李洛发说。

从扶眉战役纪念馆陈列的一封封电报中，仍可感受到当年大战前的紧张气氛。

战前，18兵团沿陇海铁路、咸阳—凤翔公路从东向西推进，1兵团在渭河南岸布防，2兵团从北向急行军进入岐山，并派出第4军守住西大门，防止敌军向西逃窜，从而形成对敌三面夹击之势。

7月10日，扶眉战役正式打响。渭河两岸，一时硝烟弥漫。

7月12日，一野2兵团、18兵团向被压缩在渭河北岸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经过5小时激战，歼敌大部，敌军乱成一团，涉水突围。

正逢渭河水暴涨，敌军大部分溺水而亡。逃上南岸的8000余人，又落入1兵团布设下的天罗地网。

7月13日，岐山、凤翔相继解放。

7月14日凌晨，宝鸡解放。

“扶眉战役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歼敌4.4万人，收复和解放了武功、眉县、扶风、宝鸡等9座县城，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上的敌我力量对比。”李洛发说，向东看，陕西与解放区连成一片。向西看，这场大捷粉碎了胡马联盟，砸开了解放大西北、进军大西南的大门。

自此，解放军浩荡进入西北，所向披靡。

青山有幸埋忠骨。扶眉战役中，解放军共伤亡4600余人，300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其中姓名可考者2160人。

“烈士平均年龄25岁，最小的仅有14岁。”讲解员窦妍动情地说道，一个个年轻的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史诗。

“扶眉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双桨划出来的、用大车拉出来的。”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任惠林说，18、19兵团由晋入陕，人民划着船帮他们渡过黄河。战役期间，支前群众组成的大车队、担架队沿西兰公路、咸宝公路前进，犹如一条条长龙，车轮滚滚、浩浩荡荡。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昔日英雄长眠的战场，硝烟散尽，早已换了人间。

2月春来早。国家级(眉县)猕猴桃产业园区内，一辆辆运输车往来穿梭。一家果业公司



1月28日拍摄的陕西眉县扶眉战役烈士陵园(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



参观者在陕西眉县扶眉战役纪念馆参观(1月28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

里，14条选果线一字排开，工业机器人挥动长臂，将一箱箱猕猴桃分拣装箱，销往全国各地。

当年子弟兵誓死守下的城池，如今已成为全国知名的猕猴桃产业示范县，安乐富足，处处生机勃勃。

在赵存仁牺牲的眉县金渠镇，数千亩猕猴

桃示范园里，尽是农民忙碌的身影。依托猕猴桃等主导产业，2019年，眉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37万元，全县猕猴桃品牌价值达128.33亿元。

“变的是生活的境遇，不变的是党的初心使命。”金渠镇田家寨村支书孙乐斌谈及今昔变化，感慨万千。

直播带货、休闲农业、工业旅游……眉县农

业产业化办公室主任陈辉介绍，全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达30.2万亩，5255户贫困群众发展起2.2万亩果园。当地不断延伸产业链，全县已有23家鲜果、果酒、果汁及冷链加工企业。小小“奇异果”，为困难群众摆脱贫穷、奔向小康立下了“头功”。

孙乐斌说，我从小是听老人讲扶眉战役的故事长大的。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冲锋在前，战绩累累。今天，党员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又摘下了小康生活的累累硕果。

“紧紧依靠和发动群众，是扶眉战役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眉县县委书记刘志生说，今天，我们可以告慰革命英烈的是，当年他们为之浴血奋战的新生活，已然变成现实。



这是  
2019年9月  
3日拍摄的  
宁夏银川市  
永宁县  
闽宁镇  
新区新貌(无  
人机照片)。  
新华社  
记者 王鹏 摄

多年前他还在西海固山沟里饱受贫困折磨。1996年，福建和宁夏确立对口帮扶关系，次年两省区共建的闽宁村奠基成立，谢兴昌是首批搬迁户。

当年闽宁村还是片荒滩，他们从平地盖房起家。搬来的第一个除夕，没有电，谢兴昌一家7口在土坯房里，点着蜡烛吃洋芋面。“把孩子哄睡着，我和老伴儿坐在荒滩上数不远处驶过的火车，想起白天孩子闹着要吃糖，我没钱，难得得直想流泪。”

从深山跑出来的西海固人对美好生活有着强烈的向往，“不能遇到困难就退回去”。第二天，他和妻子打起精神，筛土整地，准备开春种枸杞。不久后通了黄河水，种玉米、种葡萄，连年丰收回馈了庄稼人，吸引了更多人扎根。

“山汉”翻身了

今年春节，刚退休的福宁村老支书谢兴昌比往年还忙，他天天在闽宁镇史馆给游客义务讲解。“都是看了电视剧来的，我自豪得很，讲多少遍都愿意！”

谢兴昌是《山海情》中马得福的原型之一，20

经过一代代移民“拓荒”，起初只有8000多人的闽宁村已变为6.6万人安居乐业的闽宁镇。如今走村串巷，村民家中沙发、冰箱、液晶电视等成为“标配”，不少人家门口还停着小轿车。

今年除夕，谢兴昌一家儿孙团聚格外热闹，他做了一大桌菜，还给孙子买了许多糖。“来闽宁镇简直像做了一场梦，我们山里汉翻身了。”

海风继续吹

和谢兴昌一样忙碌的还有一朵朵小蘑菇。“年前双孢菇订单就满了，现在11间菇房都采摘一空。”宁闽合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龙说。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脱贫攻坚答卷】

# 山海携手迎春来 ——来自闽宁镇的脱贫答卷

新华社记者 马丽娟

这座现代化的双孢菇栽培工厂，由福建和宁夏2018年共同出资建成，通过智能化控温栽培等技术，可实现全年不间断出菇，年销售额达1000多万元。

木兰村村民马勇这几日忙着清理菇床料堆，准备育新菇。他和妻子都在工厂打工，两人工资相加每月有8000多元。“以前一直在外地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也能照顾孩子了。”

一朵小蘑菇更见证了持续20多年的“山海情”。1998年，来自福建的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林占熴带着技术团队，手把手教闽宁村村民种双孢菇，这是移民接触到的第一个产业。

如今，蘑菇产业升级，葡萄种植、光伏产业、牛牛养殖等产业多点开花，曾经一无所有的戈壁滩生机勃勃，全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搬迁之初的500元跃升到去年底的1.49万元，增长了29倍。

“闽宁协作”仍在薪火相传。第十一批福建援宁干部李辉钦在闽宁镇挂职副镇长，他开通抖音账号，经常在田间地头、工厂牛棚里直播，一口“塑料普通话”很受欢迎。去年工作到期，他主动申请延期1年，因为“心有不甘，许多工作才刚刚开始”。

“冲天”在这里

老一辈移民挣脱了贫困，新一代移民正成长为振兴闽宁镇的澎湃力量。

园艺村32岁的沙金龙已是一家生物科技公

司的老板，他研发的“北客黄油”在短短2年内，占据了宁夏烘焙油脂市场不小份额。

这位宁夏大学的研究生在一家乳企干到中级工程师，月薪两三万元。“临近30岁时，我对未来有了更高的期望。”2018年他回到闽宁镇，召集起几个小伙伴一起创业。

沙金龙语速很快，厚厚眼镜片背后的眼神却很专注：“回来也是想激励村里其他人，那个曾经鼻涕都擦不干净的小男孩还可以创业。我可以，他们也可以。”

春风化雨育山花。2月22日，闽宁镇中心小学开学了，副校长张军望着崭新的教学楼感慨万分：“当年我们的教室只有北边挡风的窗户有玻璃，冬天学生轮流带柴火烧炉子，黑板也是墨汁刷成的。”

如今的闽宁镇中心小学在福建援助下建成高清录播室，这里的孩子通过电子屏幕，就能与2000多公里外的福州市钱塘小学的师生同步上课。一根网线打通无限开阔的世界，张军说：“我相信他们将是不同的一代。”

《山海情》中白校长带孩子们参加合唱比赛，他们因口音把“春天在哪里”唱成了“冲天在哪里”，但这未经训练的稚嫩歌声却迸发出一种野蛮生长的力量，打动了许多人，那正是西海固人掐不死的精气神。

闽宁镇的春天，真的来了。